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全文收录期刊

海派经济学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Shanghai School

第 16 卷 第 1 期, 2018 年 VOLUME 16·NUMBER 1·2018

王振中 重温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撰写的 9 篇评论

——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发表 150 周年

周新城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王今朝 打破当代西方比较优势理论教条

——对中国贸易基础理论的思考

龚晓莺 新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意义、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丁晓钦 陆 夏 十月革命：推进世界经济良性发展与民生改善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 12 届论坛综述

海派经济学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Shanghai School

学术顾问

刘国光 项启源 于祖尧 何秉孟 李成勋 杨圣明 吴树青 刘方棫
卫兴华 吴易风 周新城 胡 钧 魏礼群 丁 冰 张薰华 洪远朋
吴宣恭 谭崇台 陈 征 刘诗白 刘思华 高 峰 杨承训 杨玉生

主 编

程恩富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部主任
顾海良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会会长

副主编

章忠民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校副校长
马 艳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
丁晓钦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振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
林 岗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逢锦聚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

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地区和国家为序)

左大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朱安东	清华大学
胡乐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 舫	北京师范大学
余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白暴力	北京师范大学
侯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 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杨 志	中国人民大学	王天义	中共中央党校
张 宇	中国人民大学	郭 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	董正平	首都师范大学
王志伟	北京大学	刘永佶	中央民族大学
陈 平	北京大学	周 宏	中央财经大学
曹和平	北京大学	冯金华	上海财经大学
吴 栋	清华大学	熊诗平	上海财经大学
孟 捷	清华大学	顾钰民	复旦大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派经济学.2018年.第16卷.第1期:总第61期/程恩富,顾海良主编.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642-2990-0/F · 2990

I. ①海… II. ①程… ②顾… III. ①经济学—丛刊 IV. ①F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3567号

☐ 责任编辑 汝 涛

☐ 封面设计 张克瑶

HAIPAI JINGJIXUE

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 顾海良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369号 邮编200083)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1.5印张 219千字

定价:24.00元

张晖明	复旦大学	宋冬林	吉林财经大学
周文	复旦大学	丁堡骏	吉林财经大学
周建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	谢地	辽宁大学
王朝科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焦方义	黑龙江大学
刘铮	上海大学	李欣广	广西大学
龚晓莺	同济大学	黄志亮	重庆工商大学
何干强	南京财经大学	武建奇	河北经济贸易大学
李炳炎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陈惠雄	浙江财经学院
葛扬	南京大学	任保平	西北大学
朱炳元	苏州大学	荣兆梓	安徽大学
何自力	南开大学	欧阳峤	湖南商学院
刘凤义	南开大学	刘子兰	湖南师范大学
李家祥	天津师范大学	王秋石	江西财经大学
颜鹏飞	武汉大学	焦斌龙	山西财经大学
简新华	武汉大学	张丰兰	内蒙古财经学院
龙斧	武汉大学	大卫·科茨	美国麻省大学
方时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艾尔·坎贝尔	美国犹他大学
方兴起	华南师范大学	艾伦·弗里曼	加拿大明尼托巴大学
朱殊洋	广州市委党校	西蒙·莫亨	英国伦敦大学
李建平	福建师范大学	罗杰·塞夫特	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
黄茂兴	福建师范大学	海曼·考普	德国《马克思主义通讯》
庄宗明	厦门大学	弗里德·施密特	德国慕尼黑大学
周小亮	福州大学	彼特·弗雷斯纳	奥地利维也纳科技大学
张街	四川大学	让·克罗德·迪劳内	法国马恩河谷大学
蒋永穆	四川大学	里卡多·贝勒弗尔	意大利贝加莫大学
刘灿	西南财经大学	亚历山大·布兹加林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
丁任重	西南财经大学	伊藤诚	日本东京大学
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	大西广	日本庆应大学
薛宇峰	云南财经大学	金炯基	韩国庆北国立大学
许兴亚	河南大学	梁春逵	越南国民经济大学
张东辉	山东大学	路易斯·费尔南德斯	古巴哈瓦那大学
吴宇晖	吉林大学	海因茨·迪特里奇	墨西哥都市自治大学
徐传谌	吉林大学	尼迈耶·阿尔梅达·菲罗	巴西乌贝兰迪亚联邦大学

编辑部 刘晓音(主任)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

主办单位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
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

支持单位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
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

目 录

论 文

重温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撰写的 9 篇评论

- 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发表 150 周年 王振中(1)
-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周新城(11)
-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几个基本问题 荣兆梓(24)
- 习近平“三农”思想研究 金丽馥 戚 研(32)
- 从银行类金融机构成长看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 ... 曹和平 唐丽莎(51)
- 打破当代西方比较优势理论教条
- 对中国贸易基础理论的思考 王今朝(61)
- 新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意义、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 龚晓莺(67)
- 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王 勇(77)
- 互联网经济视阈下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思考
..... 王 俊 钱有飞 苏立君(86)
- 我国市场评价体系下工资水平正常增长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魏丽萍(97)
-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产学研合作行为及模式分析..... 陈家涛(108)
- 马克思整体性生产理论:对西方学者诘难的辩证 刘红梅 李笑野(121)
-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新一轮争论的数理与经验考察..... 李亚伟(130)

综 述

十月革命:推进世界经济良性发展与民生改善

-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 12 届论坛综述 丁晓钦 陆 夏(153)
- 十月革命:推进世界经济良性发展与民生改善
-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 12 届论坛宣言 (163)
-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的研究综述
..... 徐国民 王伟杰(166)

CONTENTS

Paper

Review Engels's Nine Comments for the First Volume of Capital

-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Volume of Capital Wang Zhenzhong(1)
- The Research O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ou Xincheng(11)
- Several Basic Issu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Rong Zhaozi(24)
- The Study of Xi Jinping's "Three Rural" Thoughts Jin Lifu Qi Yan(32)
- Looking at the Reform Direction of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from the Growth of 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Cao Heping Tang Lisha(51)

Break the Doctrine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 Thinking on the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Trade Wang Jinzhao(61)
- The Significanc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poch Gong Xiaoying(67)
- Viewing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Side from Marx's Economic Growth Theory Wang Yong(77)
- The Innov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Form of Public Owne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Economy
..... Wang Jun Qian Youfei Su Lijun(86)
-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Normal Growth Mechanism of Wages under the Market Evaluation
System of China Wei Liping(97)
- An Analysis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Model Based on Game Theory
..... Chen Jiatao(108)
- Marx's Theory of Holistic Production: Dialectic on Doubts of Western Scholars
..... Liu Hongmei Li Xiaoye(121)
- Mathema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New Debate on the "La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Li Yawei(130)

Overview

The October Revolution: Promot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 A Review of the 12th Forum of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ssociation Ding Xiaoqin Lu Xia(153)
- The October Revolution: Promot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 Declaration of the 12th Forum of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ssociation (163)
- Summary of Research on Marx's "Elimina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by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Xu Guomin Wang Weijie(166)

重温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撰写的9篇评论 ——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50周年

王振中

内容提要 在纪念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第一卷150周年之际,本文回顾了恩格斯为打破庸俗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漠视所采取的“沉默的阴谋”,在一年之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撰写了9篇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和一篇《资本论》提纲,并突出强调《资本论》第一卷的科学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力,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引力,并强调指出这种科学性的理论自信源自马克思所用的术语的科学性、“全书整个巧妙的辩证的结构”以及“贯穿于全书的历史的见解”这三个方面,因此恩格斯对《资本论》作出了重要而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 资本论 科学性 恩格斯评论

中图分类号 F091.91

一、为粉碎“沉默的阴谋”,恩格斯为《资本论》 第一卷撰写了9篇评论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印数1000册。在这之前,同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商讨过《资本论》的宣传问题^①,尤其是如何应对庸俗经济学家会采取的“沉默的阴谋”^②。早在1859年2月,当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交给弗兰茨·敦克尔(贝塞尔出版社)在柏林的分社出版后就遭遇了资产阶级媒体的“沉默的阴谋”。直到1859年7月,不仅敦克尔一次也没有登过这部著作的广告,而且奥格斯堡《总汇报》和《科伦日报》也见不到此书的广告。1859年11月26日在接到拉萨尔的回信后,马克思讲“这个‘友好的’方面千方百计使沉默的阴谋不被打破”。1859年12月23日(或24日)燕妮·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再一次对“沉默的阴谋”表示了忧虑。她说:

收稿日期:2017-12-01

作者简介:王振中(194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①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卷(上),2006,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96页。

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40页、242页。

③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由于德国人的沉默的阴谋,我长期以来暗中对卡尔的书^③所抱的希望完全落空了,而这种沉默的阴谋由于报纸副刊载了几篇只涉及书的序言而没有涉及书的内容的最可怜的美文等的小品,才被中断。也许,第二分册会使这些瞌睡虫从昏睡中苏醒过来,到那时,他们将攻击这部著作的倾向,而且会比现在对这部著作的科学性保持沉默更为热衷。”(马克思、恩格斯,2006)八年之后,当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庸俗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媒体的确如燕妮·马克思当年所预料的那样,他们对《资本论》比当年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保持沉默更为热衷。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恩格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撰写评论,除了撰写《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外,还在不到一年之内撰写了9篇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但是一路走下去却十分艰难。例如经过恩格斯远亲、德国诗人卡尔·济贝耳的介绍,恩格斯在以不署名的情况下得以发表的有3篇评论,即:1867年11月2日刊登在《爱北斐特日报》第302号,1867年11月17日刊登在《杜塞尔多夫日报》第316号,1868年1月21日刊登在《新巴登报》第20号。通过路德维希·库格曼这位德国医生的介绍,恩格斯在以不署名的情况下得以发表的也有3篇评论,即:1867年10月30日刊登在《未来报》第254号附刊,1867年12月27日刊登在《观察家报》第303号,1867年12月27日刊登在《维尔腾堡工商业报》第306号。此外,还有恩格斯于1868年3月21日和28日为《民主周刊》所写的评论,仍然是以不署名的方式刊登在该报第12号和第13号。另外其他两篇评论的遭遇令人叹息。1867年10月12日恩格斯为《莱茵报》所写的评论,该报没有刊登。1868年5月22日—7月1日恩格斯为《双周评论》所写的评论,被编辑部拒绝刊登。这也就是《马克思传》作者说恩格斯“写了7篇”评论的原因(戴维·麦克米伦,2010)。尽管阻力重重,但经过恩格斯将近一年的努力,1868年8月6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道:“无论如何,沉默现已结束,该书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尽管是缓慢的。这一点,现在已毫无疑问了。”

二、与庸俗政治经济学斗争,恩格斯特别强调《资本论》 第一卷的科学性

恩格斯早就认识到,虽然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已经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和无情的批判而出类拔萃,但是当庸俗经济学家们面对马克思的科学结论时,他们却谦恭地一言不发。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际,恩格斯就已经料到:“那些勇敢的庸俗经济学家毕竟是相当聪明的,他们对这本书小心翼翼,不强迫他们,他们就绝口不谈它。因此,我们必须强迫他们发表意见。”(马克思、恩格斯,1976)为了逼迫孚赫(普鲁士众议院议员)、罗雪尔(莱比锡大学教授)、米哈埃利斯(普鲁士众议院议员)、西尼尔(牛津大学教

授)、洛贝尔图斯[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等庸俗经济学家们对《资本论》发表意见,恩格斯在9篇评论中从9个角度反复突出强调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科学性。一是对于剩余价值范畴的研究,恩格斯指出:“这本书中所进行的研究,有极大的科学确切性”,“我们认为新介绍的剩余价值的范畴是前进的一步”。二是对于工资的研究,恩格斯指出:“作者在其整个篇幅中以全新的观点陈述了政治经济学上许多重要之点,并在纯科学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些结果,这种结果大大不同于一切先前公认的政治经济学,并且使一些学院的经济学家如果不愿自己先前的学说遭受覆没,不得不予以严厉的批评并作科学上的反驳。为了科学的利益,希望在专门书刊上,尽快地围绕这些重要之点展开论战。”三是对于“无偿劳动”的研究,恩格斯指出:“这本书是追求最严格的科学性的高度学术性著作。”四是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恩格斯指出:“大家多少知道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归结为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这个原理像红线一样也贯穿着所评论的这本书全部,著作的这一部分,由于力图达到严格的科学性而比我们所知的一切先前的类似著作出色得多,并且可以看到,作者不仅是对自己的理论,而且对整个科学是抱着认真的态度的。”五是对于近代工业史基本特征的研究,恩格斯指出:“我们注意这本书,完全不是为了作者在序言中就已经公开表示出来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倾向。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本书,不管它的倾向如何,包含着值得所有的人注意的科学研究和实际材料。”六是对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研究,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七是对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研究,恩格斯指出:“这些在科学上严格地证明了的规律,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些主要规律,而御用的经济学者甚至避而不敢去试图驳倒它们。”八是对于价值和货币理论的研究,恩格斯指出:“这一章(注:指原书第一章)还提出了一种新颖而又十分明白的价值和货币理论,这从科学上说是很有意义的。”九是对于考察经济关系的方法,恩格斯指出:“至于这本书本身,那么应该确切地区分其中两个非常不同的部分:第一,对于论题的切实的正面叙述;第二,作者从其中所得出的结论的倾向。前者大部分是直接丰富了科学。作者在那里用完全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历史的方法考察了经济关系。可以作为例子的是对于货币问题的叙述,以及对下面这个问题的详细的、非常内行的论证:各个不同的相互接续的工业生产形式——在这里是协作、分工以及狭义的工场手工业,以至机器、大工业和与它相适应的社会联系和关系——如何自然而然地一个接着一个发展出来。”

通过反复突出强调马克思著作的科学性,使读者更加清楚地了解到,马克思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当时,拉萨尔的理论 and 巴师夏的理论影响

着德国,犹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整个的御用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科学都在于传播巴师夏的掩盖一切矛盾和困难的协调论。整个的御用政治经济学向工人阶级政党灌输的是迷恋于干一天活挣一天公平的工资,而忘记了“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这一根本目标!通过论战和宣传,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逐步看清了拉萨尔与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区别: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马克思则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指出了仅仅消费的占有土地的容克阶级的多余性。拉萨尔幼稚地以为俾斯麦能承担实行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任务;马克思则确定地说,他与一切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没有共同之处。所以恩格斯才说:“在这种情况下,读到像我们所评论的这本书是十分愉快的,在这部书中作者怀着愤怒的心情,把现在流行的鄙俗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像他极其恰当地称为的‘庸俗经济学’,与它的古典的先驱者(到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止)对立起来,并且对古典派也采取批判的态度,同时始终力图不离开严格科学研究的道路。”

正是因为马克思的严格科学研究的態度,它对于资本积累的研究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尽管研究资本积累的文章,许多人写过,但是《资本论》第一卷以研究资本积累结束,突出地证明了,与资本集聚和资本积累同时并进地也发生着工人过剩人口的积累,而这两个过程,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变革的必要,另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变革的可能。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批判迄今存在过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总结了自己多年研究的结果,并以此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傅立叶和蒲鲁东,还是拉萨尔,都无能力做到。所以,恩格斯高度评价道:“这个政党(注:指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党团,都将欢迎这部书,把它看做自己理论的圣经,看做一个武库,他们将从这个武库中取得自己的最重要的论据。单是这个原因,这本书就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在与整个经济科学的联系中,考察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全部联系,把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并且根据以无可怀疑的知识所做的绝对认真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要被消灭。

回顾历史,应该引起我们进一步深思的是,为什么当时德国整个的御用政治经济学都推崇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为权威?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什么?恩格斯用幽默的口吻写道:“很遗憾,政治经济学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在科学上谁也不感兴趣的领域:它或者是为通过国家考试而必修的科目之一,或者是为进行政治鼓动而极其肤浅地学习的补助手段。”对此,恩格斯发出了三个“过错”的质问:这是德国国家分散状态的过错?或是德国工业不发达的过错?还是在这个科学部门内德国传统的对外国依赖的过错?如果回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最近40年的现状,似乎150年前德国政治经济学现象在中国重现。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们高校难道不是一个在科学上谁

也不感兴趣的领域吗?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们高校难道不是像当年的德国一样只是为通过国家考试而必修的科目之一吗?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难道不是也成为为进行政治鼓动而极其肤浅地学习的补助手段吗?幸运的是,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重视,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三、恩格斯突出强调《资本论》第一卷科学性的 理论自信来源及其启示

其一,恩格斯强调《资本论》科学性的理论自信源自马克思所用的术语的科学性。在科学研究领域,使用新术语不仅会体现一门科学中的诸多新见解,而且这些新见解还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用当今流行的语言来讲,也就意味着这门科学的话语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使用的术语,不仅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与当时所流行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充分体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性。

例如,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的范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也知道,在工人自己雇主所生产的商品中,除了自己的工资部分外,还要向自己的雇主提供产品中的无酬部分,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术语不仅是利润、利息和地租,而且对于构成商品无酬部分的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起源以及性质也缺乏清楚地理解和深刻的分析,原因在于他们不仅混淆了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与一般形态,而且对特殊形态的孤立研究也是混乱不堪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则有意混淆或掩盖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起源和剥削性质。马克思在研究时则撇开了利润、利息和地租等这些特殊形态,不仅把工人向雇主提供的商品中的无酬部分称为剩余价值,而且把剩余价值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其起源和性质,并对制约着剩余价值的分配规律做了深刻的阐述。

再例如,马克思提出的新的资本分类法,即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是投在机器、原料以及劳动过程所必需的一切其他要素上的那一部分资本,它只是被再生产出来,而可变资本是用来购买劳动力即支付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不仅被再生产出来,同时还是剩余价值的直接源泉。为此,恩格斯特别指出:“如果像通常那样,认为不变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一个积极因素,那会落到多么可笑的地步。”

还例如,庸俗政治经济学当时所使用的制造业这个术语,把农业和手工业以外的一切产业都包括在内,其结果就是把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时期的区别抹煞了。因为区分时代的标志,不是看它生产什么,而是要看它用什么生产资料或劳动资料生产,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是以手工分工为标志的,现

代工业时期是以使用机器为标志的,是用机器生产机器,是机器大工业,这个时代特征不是制造业这一术语所能体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马克思,1975)

联想到我们今天仍然流行使用的“制造业”这一术语的现象,是否值得我们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研究?当庸俗经济学家把农业和手工业以外的一切产业都包括在“制造业”这一术语内时,恩格斯揭露其实质就是把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时期的区别抹煞了。那么,150年过去了,我们经济学界仍然一直沿用“制造业”这一术语,难道看不出经济史上重大时期的本质区别吗?我们现在工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的贴牌生产、组装生产以及分包生产等生产方式,难道与150年前的制造业是一样的吗?

其二,恩格斯突出强调《资本论》科学性的理论自信源自“全书整个巧妙的辩证的结构”。恩格斯指出:“这本书中所进行的研究,有极大的科学确切性。我们首先举出全书整个巧妙的辩证的结构,举出在商品的概念中货币如何已经作为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被表述出来,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在突出《资本论》的科学确切性方面,恩格斯首先举出的是“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这一章绝非随意。因为马克思从阐述商品开始,首先批判地证明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而不是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只是笼统地分析劳动。马克思不仅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书中就曾特别指出:“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1975),而且《资本论》出版后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马克思又强调“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马克思、恩格斯,1976)。尽管如此,恩格斯却认为:“价值形式的阐述揭示了全部资产阶级的垃圾自身,但革命的结论还表现得不很明显,人们可以较容易地避开这些抽象的东西,而用空话敷衍过去。”但当恩格斯看到,马克思在分析完价值形式后,接着就研究了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以及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恩格斯认为“就叙述和内容来讲,是迄今为止最光辉的两章”,“我看不出他们能对此说些什么”(马克思、恩格斯,1976)。与此同时,对于货币如何转化为货币的理论,恩格斯在评论中还特意做了一番如下的通俗解释:“资本是什么?是一宗货币,这宗货币变成商品,以便从商品再变成比原先数量更多的货币。我用100塔勒买棉花,以110塔勒把它卖出,我就证实了我的100塔勒是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赚的10塔勒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两次简单的交换,100塔勒怎样就变成110塔勒的呢?要知道政治经济学恰巧假定:在任何交换中都是等价交换。于是马克思分析了一切可能的情形(商品价格的涨落等),证明在政治经济学当出发点的前提下,由原来的100塔勒形成10塔勒的剩余价值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过程每天都在发生,而经济学家们却始

终没有向我们加以解释,这个谜只有这样才能解开,即我们在市场上找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于创造交换价值,这种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劳动力。”接着《资本论》就研究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把工人再生产出他的劳动力价值的时间称为“必要劳动”,超过这一时间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称为“剩余劳动”。通过对工资的研究后,人们可以看到,雇佣工人所提供的必要劳动是一种维持最低生存所需的“有偿劳动”,而雇佣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实质上是“无偿劳动”。《资本论》这种似乎平淡的巧妙的辩证结构,却得出了革命性的结论,正如恩格斯在评论中明确指出的那样:“这部50印张的学术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我们的银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资本,不外乎是工人阶级的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恩格斯的评论完全体现了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革命性的三点认识:一是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二是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和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三是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尤其是《资本论》运用辩证法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把资本家如何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揭露得淋漓尽致。因为,随着英国工商业的扩展,不仅全部工厂工业,而且全部小企业,甚至全部家庭工业,都由于国家的干预而纳入了工厂法的范围内,直至1867年2月5日的最后一项法令把140多万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也全部置于法律的保护和监督之下。按照这个工厂法的规定,在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内,妇女和18岁以下的儿童每天最高限度的劳动时间为10小时半,并且设置了工厂观察员,可是现实却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随着工作时间的限制,不仅工人比原来较长时间中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而且伴随着个别工业部门的增长高涨。人们难免会产生疑惑:为什么英国工业不仅不因纳入工厂法而受到损失,反而得到好处,面对这种事情,庸俗经济学提供不了任何解释。但马克思的《资本论》却给出了清晰的分析,资本家除了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外,剩余价值还可以用另外的方法来增加,即可以用降低生活资料价值的方法来达到,而这又可以用改进生产的三种方法来达到:一是协作生产,二是分工生产,三是使用机器生产。由此可以看出,正是辩证法所具有的这种革命性的科学认识才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吓。联想到我国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教材如此之多,但大多缺乏《资本论》所具有的巧妙的辩证的结构,因此既没有感染力,也没有说服力。

其三,恩格斯突出强调《资本论》科学性的理论自信源自“贯穿于全书的历史的见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历史见解就是不把经济规律看作是永恒的真理,而仅仅看作是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因此,马克思不像庸俗经济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把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看作是永远有效的真理,而只看作是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所阐述的历史见解,得

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赞扬。恩格斯指出,这本书的其他一些论断无论遭到怎样的命运,马克思的不可抹煞的功绩是他结束了把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看作是永远有效的真理的观念的局限。由此恩格斯还乐观地设想,在《资本论》出现以后,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形成了三个“不可能”的态势,一是已不可能把奴隶劳动、农奴劳动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在经济上等量齐观了;二是已不可能把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有效的规律,直截了当地搬到古代的关系或中世纪的行会上去了;三是已不可能当这些现代的规律不适合于先前的关系时,简单地宣布后者为异端。随后的事实却证明,恩格斯当时的设想过于乐观了。因为直至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884年,那种把奴隶劳动、农奴劳动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在经济上等量齐观的理论并没有完全消失,其直接后果就是弄不清时代的界限,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于1780年左右到1800年。对此,恩格斯批评道:“这个制度诞生于十五世纪,大工业的兴起只是开创了它的全胜时代。”(马克思、恩格斯,1976)在经济史上分不清时代界限的直接后果,就是弄不清资本家的特征。当年,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对于拉法格定义的资本家,恩格斯批评道:“您说的那个为新奥尔良市场生产商品的奴隶主不是资本家,正如剥削徭役农民的罗马尼亚贵族不是资本家一样,只有剥削自由工人的劳动资料占有者才是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1976)在看到拉法格接受了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博利约的错误理论,也宣称“利润是活劳动(不是工人的劳动,而是资本家的劳动)的合法产儿”的论调后,恩格斯严厉地斥责道:“这样您就承认(替马克思并代表马克思承认)马克思一贯与之斗争的庸俗经济学的这类学说。因此,必须彻底改变您的说法,使您的说法同这类论调毫无相似之处。否则,您就上当了。”(马克思、恩格斯,1976)恩格斯的语言如此严厉是有原因的,因为恩格斯认为:“事关重大。如果您出了差错,全党都要遭受损失。”因此恩格斯要求拉法格“从头到尾精心重读《资本论》,把所有谈到庸俗经济学的地方都标出来”(马克思、恩格斯,1976)。试想,连马克思的女婿有时都分不清马克思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区别,我们现在就完全分清了吗?联想到现在我国经济学领域的一些所谓争论,有一些不就是打着所谓创新的招牌而继续宣扬庸俗经济学的那一套东西吗?在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之际,我们是否也应该从头到尾精心重读《资本论》,把所有谈到庸俗经济学的地方都标出来,以免再犯拉法格当年那样的错误!

其四,恩格斯突出强调《资本论》科学性的理论自信源自全书资料的可靠性。根据马克思的研究,工人再生产出他的劳动力价值的时间是“必要劳动”,超过这一时间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叫“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加在一起构成“工作日”。因此规定工作日长度的历史,就是资本家和工人这两大阶级为工作日的界限而斗争的历史。从1349年第一批劳工法直到18世纪,政府立法的主要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在14世纪的早

期,英国政府制定劳工法的目的是强制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尽可能从工人身上榨取劳动量,但在应用蒸汽和机器大工业后,过度劳动制度的盛行达到了人类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所以迫使立法机关不得不在1803年做出限制工作日的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直到1867年工厂法为止的英国工厂立法史做了详尽的叙述。马克思用了将近100页的篇幅考察了英国发生的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历史,而这些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均来自英国的各种调查委员会向英国议会所做的正式报告。这种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对于研究国家内部社会状况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按照恩格斯的看法,这样的委员会如果有合适的人在里面,对于人民来讲,是认识自己的最好的手段。因为在没有进行这类调查前,任何英国人都不知道国内的最贫穷的阶级是如何生活的。没有这一类的调查,任何社会立法都只能是十分幼稚的,并且常常是愚昧无知的。为此,恩格斯特别对德国的类似调查材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虽然德国政府机关也有所谓的“登记”和“调查”,但是这些官员们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只是分发一些表格,随便填满表格后拿回来就心满意足。最为要害的是,这些表格所据以填写的信息,又常常是向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掩蔽真相的人征集的。既然德国政府机关如此官僚,那么英国政府机关的报告可信吗?恩格斯以《资本论》中所列举的英国委员会关于各工业部门劳动条件的调查为例,告诫读者马克思全书资料的可靠性无可置疑。《资本论》中所使用的调查报告的可靠性植根于调查人员的认真负责程度。例如,英国的调查人员在调查的过程中,听取的调查对象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工厂主、工头、工人、医生、法官、教师,甚至包括凡是能够提供相关情况的人。调查人员需要把每一个问题和回答都用速记记录并逐字刊印,全部调查材料还要附以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这样从中可以具体了解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以及怎样履行自己的义务,其结果会有效地遏制调查委员会个别成员的偏执态度。联想到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到的调查报告,大多的调查报告还没有达到当时英国调查人员的认真程度。150年前,恩格斯就告诫人们,如果英国没有对其国内最贫困阶级的生活状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任何英国人也都不知道国内的最贫穷的阶级是如何生活的话,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任何社会立法都只能是十分幼稚的,并且常常是愚昧无知的。显然,恩格斯当年的告诫对于我们今天的任何改革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综上所述,为了打破庸俗经济学家对《资本论》所惯用的“沉默的阴谋”,恩格斯在一年之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撰写了9篇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和一篇《资本论》提纲,并突出强调《资本论》第一卷的科学性,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力,而且也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引力。在恩格斯去世后不久,列宁曾借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的一句话评价道:“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

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将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列宁,1995)今天,当我们重温了恩格斯为宣传《资本论》第一卷所撰写的9篇评论和一篇《资本论》提纲后,不是同样可以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也无意中将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吗!

参考文献

- [1]戴维·麦克米伦(著),王珍(译),201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50页。
- [2]马克思、恩格斯,200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3]马克思、恩格斯,200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4]马克思、恩格斯,200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5]马克思、恩格斯,200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6]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7]马克思、恩格斯,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8]列宁,1995,《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Review Engels's Nine Comments for the First Volume of Capital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Volume of Capital

Wang Zhenzhong

Abstract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Marx's compila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of *Capital*, this essay mainly reviews that to break the "silent conspiracy" of vulgar economists' disregard of *Capital*, Engels devoted a great deal of energy to writing nine volumes of Book Review for the First Volume of *Capital* of Karl Marx and an outline of *Capital* within a year, he highlighted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first volume of *Capital*, which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engthened the guiding forc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He emphasizes that this scientific theoretical confidence deriv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terminology used by Marx, the entire clever dialectical structure of the book and the historical opinion throughout the book,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Engels made an important and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Capital*.

Key words Capital Scientific Nature Engels's Review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周新城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基本问题,深入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含了多层次内容的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应该全面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社会经济关系,也要研究组织经济关系;既要研究决定社会制度本质的经济关系,也要研究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发生的经济关系;既要研究基本制度,也要研究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搞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趋势,最终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朝着更高阶段发展。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研究对象 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 F04

当前,经济学界正在热烈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好现象。它意味着经济学界的兴奋点从西方经济学转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来了,摆脱了迷信西方经济学的枷锁,而且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问题来研究经济问题了。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

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搞清楚它的研究对象。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讨论就成了一笔糊涂账,变成各说各的了。

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规定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他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2004)这里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都属

收稿日期:2017-12-1

作者简介:周新城(1934—),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